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 编



甘肃历代文学概览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肃历代文学概览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 编

敦煌文艺出版社

(甘)新登字第06号

责任编辑：王亦军
封面设计：徐晋林
版式设计：马一青

甘肃历代文学概览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67,000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80587-143-4/I·128 定价：10.50元



编写说明

一、本书以目前的甘肃省行政区划为基本范围，探讨自先秦迄1949年与今甘肃有关的文学现象。

二、本书所论，兼及本土文学创作与甘肃籍文人创作两方面的内容。即既反映甘肃籍文人于本土及外地从事创作的业绩，又涉及外地文人因从仕、从军或游历而在今甘肃境内的文学活动。

三、我们编写本书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或行诸正文，或见之附注；凡是参考和借鉴别人已发表论著的某些看法，书中尽可能加以注明。

四、本书整体框架讨论确定后，各章内容由分工执笔人统筹考虑，并自负文责。统稿人对各章内容不作实质性增删，只作文字上的技术处理，以求全书体例一致。

五、担任本书编写工作的是本所的六位同志。分工情况是：
负责人兼统稿人 赵以武；

各章执笔人

张先堂	第一、二章，
赵以武	第三、四、五章，
颜廷亮	第六章，
杜琪	第七章，
王公望	第八、九、十章，

杨 忠 第十一、十二章。

六、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定有遗漏误断之处，各方面的缺点和错误也会不少，我们热忱地希望读者发现后不吝批评指正。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甘肃历代文学概览编写组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先秦时期陇西陇东地区的文学现象	(1)
第一节 远古神话中与陇西陇东有关的神话	(2)
第二节 先秦诗歌中与陇东陇西有关的诗篇	(7)
第二章 两汉时期河西、陇右地区的文学成就	(14)
第一节 文人诗赋创作与民间歌谣	(16)
第二节 有特色的散文作品	(24)
第三节 王符及其《潜夫论》	(34)
第四节 秦嘉、徐淑夫妻的诗文	(41)
第五节 赵壹的辞赋	(48)
第三章 魏晋时期的陇籍文人	(54)
第一节 皇甫谧的文学业绩	(55)
第二节 傅玄的诗文	(62)
第三节 傅咸 索靖 辛旷	(70)
第四章 十六国时代河西、陇右的文学现象	(77)
第一节 五凉文学概观	(80)
第二节 张骏、李暹的作品	(89)
第三节 陇右文人在关中等地的创作	(95)
第四节 苻朗的诗文	(103)
第五节 王嘉的《拾遗记》	(106)
第六节 关于《统万城铭》	(110)
第七节 谣谚作品	(111)

第五章	南北朝时期的陇籍文人	(114)
第一节	北魏时期的陇右河西文人	(115)
第二节	入隋前后的陇籍文人	(120)
第三节	南朝梁陈著名诗人——阴铿	(123)
第六章	唐五代的甘肃文学	(128)
第一节	蔚为可观的诗歌创作	(130)
第二节	小说创作中的名家名作	(144)
第三节	颇有成就的散文作品	(155)
第七章	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敦煌地方文学	(171)
第一节	粲然盈瞩的诗歌创作	(172)
第二节	饶有特色的歌辞及变文	(188)
第三节	浩大纷纭的散文品系	(205)
第八章	宋金元及明代的陇籍文人	(223)
第一节	四百年的衰落不振——宋金西夏及元代的陇上文学	(224)
第二节	明代中叶后陇籍文人的崛起	(233)
第三节	李梦阳的文学复古理论及其创作	(241)
第四节	胡纘宗 赵时春	(246)
第五节	金銮的散曲	(253)
第九章	清代甘肃籍文士的创作及陇上文学	(256)
第一节	甘肃籍文士的文学成就	(256)
第二节	外籍在陇人士的文学创作	(288)
第十章	近代甘肃籍文士的创作及宦游甘肃人士的作品	(295)
第一节	甘肃籍文士及其作品概述	(296)
第二节	外籍在陇人士的文学创作	(316)
第十一章	甘肃民国文学略要	(326)
第一节	民国初年的甘肃文学	(326)
第二节	“五四”至“七七”前的甘肃文学	(332)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甘肃文学	(339)
第四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甘肃文学	(348)
第十二章	陇东解放区文学	(361)

第一节	陇东解放区文学概况	(361)
第二节	诗歌创作	(369)
第三节	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	(378)
第四节	戏剧和曲艺	(386)

附 录：

(一)	甘肃历代作家小传	(394)
(二)	甘肃历代作家作品研究论著要目	(418)

后 记	(471)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陇西、陇东地区的文学现象

甘肃位于祖国大西北黄土高原，地处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史前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陇东地区多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的发现表明，至少远在10多万年以前，陇东就有人类能制作各种石制、骨制和木制工具，进行生产活动。秦安县大地湾遗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甘肃东部发现的多处仰韶文化遗存，甘肃中部、西部、南部发现的多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遗存，则表明从距今7800年至3500年的原始社会时期，甘肃先民就已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文化、彩陶文化，对祖国光辉悠久的文明史作出了积极而卓越的贡献。

到了奴隶社会，夏末社会动荡不安，周先祖不窋为避乱而从郃（今陕西武功县）北迁于北豳地区（今甘肃庆阳地区），其子鞠一世、其孙公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在北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直至公刘后期才从北豳南迁至豳（今陕西彬县一带）。西周初，周文王向西扩展，战败犬戎、密须，拓境到密（今甘肃灵台县西南）。周恭王时灭掉密须国，周人控制了泾水中游。

西周中期，周孝王为保西陲安宁，封秦先祖非子于秦（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秦人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壮大。春秋

时，秦国的统治中心东移至今陕西西部，但秦人仍然重视向陇西开拓。秦武公战败邽戎、冀戎，设置邽县（今甘肃天水市）、冀县（今甘肃甘谷县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置的两个县。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灭十二戎国，开地千里，成为西方的霸主，其西境至少到达今甘肃中部的洮河流域。战国时，秦献公灭狄、獯戎，设獯道（今甘肃陇西县东南）、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二县，秦国的势力已越过鸟鼠山到了洮水之滨。秦孝公使用商鞅变法，国力雄强，威服西戎，此时秦国的势力已越过洮河，达到今临夏地区了。秦昭王灭泾水以北的义渠戎，在陇西、陇东地区设置陇西、北地二郡，直接进行郡县制统治。西周初期周人在陇东地区的开发，特别是西周末年至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在陇西、陇东地区的开拓、经营，使陇西、陇东地区逐渐封建化，跨入当时全国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先进的地区之列，由此也成为秦国统一天下的重要根据地之一。

总之，甘肃具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甘肃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丰富的上古文化。与此相应，甘肃上古文学的起始、发展也是很久远的。尽管由于年代久远，古代书写记录工具不便，先秦时期保存至今的有关甘肃文学的资料很少，但考察这些很少的资料，我们仍可发现：远古神话中有一些神话与陇西、陇东有一定联系；先秦诗歌的代表——《诗经》中有个别篇章与陇东有关系，还有一些诗篇产生于陇西。这些文学现象显示了甘肃古代文学最初发端时的历史面貌。

第一节 远古神话中与陇西 陇东有关的神话

在远古神话中，有一些神话，如伏羲神话、女娲神话、夸父神话等神话中的某些人物、情节与古代陇西、陇东有某些联系。

对这些神话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所折射的甘肃远古先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愿望。

一、伏羲神话

伏羲（古籍中又有伏戏、庖牺、宓羲等多种不同的写法，均系同音假借），号太昊，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首。伏羲神话反映的是我国史前传说时代中伏羲的诸多发明创造及其奇异身世等内容。先秦两汉时期的许多古籍中，都零星地载录了有关伏羲作八卦、作网罟、作瑟等诸种发明创造^①，并未言及其身世。魏晋学者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则言及伏羲“生于成纪”。唐代史学家司马贞《三皇本纪》更进而综合前世种种有关伏羲的记载而加以概括记述，其中除了记述伏羲的种种发明创造外，不但有伏羲“生于成纪”之说，而且增添了伏羲“代燧人氏继天而王”，其母华胥“履巨人迹”而孕，伏羲“蛇身人首”等有关其身世的文字。

皇甫谧《帝王世纪》、司马贞《三皇本纪》，均非信史。伏羲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其真实的人格是否存在，我们今天已无法断定。伏羲“生于成纪”之说^②，其确切依据为何，也无法认定。但是从这一传说附会中，又似乎可以映射出远古“成纪”一地人文初开的浑沌历史状态：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群婚母系氏族社会，以龙蛇为图腾崇拜标识，原始先民在生产技术、文化创造方面的进步，等等。

^①如《易·系辞下》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楚辞·大招》东汉王逸注云：“伏羲氏作瑟，造《驾辩》之曲。”

^②关于伏羲生地，尚有不同传说，如宋代罗泌《路史·后纪》卷一说太昊伏羲“生于仇夷，长于成起”。其子罗苹为本书作注，注“仇夷”云：“《通甲开山图》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太昊之治也，即今仇池。’”注“成起”云：“今秦治成纪县，本秦之小山谷名。……‘起’、‘纪’本通用，《诗》‘有纪有堂’作‘有起’。”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古“成纪”，即今甘肃秦安县^①，其周围地区的历史文化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多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特别是考古工作者于七、八十年代在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发掘了大地湾遗址，发现这里存在着自上往下迭压的仰韶晚期——仰韶中期——仰韶早期——大地湾一期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据C14测定，这四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7800年至5500年。在考古学上，它们属于新石器时代（大地湾一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历史学上，它们属于史前传说时代。联系秦安县以大地湾遗址为代表的许多原始社会遗址中发现的远古文化遗存，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古籍中关于伏羲“生于成纪”的记载当来源于并非无根据的传说，伏羲神话与甘肃有一定关系^②，它可能隐约地反映了作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的甘肃地区史前传说时代中远古先民的生存状态和他们对中华民族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

二、女娲神话

女娲是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之一^③。女娲抟黄土造人的神话反映了远古先民关于人类起源的幻想，女娲遂成为神话中创造人类

^①“成纪”作为县名，始见于《史记》，从汉代至唐代成纪县沿置不变，其故地均在今甘肃秦安县境内。至宋代、元代，成纪县改指秦州府治所在地，其故地即今天水市。据现存资料，伏羲“生于成纪”之说最早见载于魏晋时皇甫谧《帝王世纪》，后世记载均沿袭其说，故传说伏羲所生之“成纪”，当系指今秦安县。

^②在古代神话传说中，伏羲的遗迹并不仅止于古代甘肃，许多古籍中都记载了有关伏羲生长于古代甘肃而又向别处迁徙的说法，如《遁甲开山图》云伏羲“徙治陈仓（按即今陕西宝鸡县）”；《路史·后纪》又云伏羲“都于宛丘（按即今河南淮阳市）”。但人们历来都视今甘肃天水地区为“羲皇故里”，在这里历代至今都有传说的伏羲遗迹，如今天水县三阳川卦台山上有画卦台，历代相传为伏羲始画八卦处。卦台山上，明代时曾修伏羲庙，现已大多毁圮，而天水市西关至今仍完整地保存着始建于元代的伏羲庙。

^③关于“三皇”，古人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其中一说认为“三皇”即伏羲、女娲、神农。

的始祖神；女娲补天的神话寄托了远古先民渴求战胜水患、火灾、猛兽侵袭等自然灾害的愿望，女娲遂成为神话中再造自然、拯救万民的女英雄。因此，有关女娲的神话反映了远古先民对于人类起源、生存的幻想性理解和描述。

关于女娲的生地，传说中有不同的地方，成纪即为其其中之一^①。对此地方志中多有记载，如明代胡纘宗纂修《秦安县志》卷二《地理志》载：“陇首山……其山当陇城之北，有女娲庙，庙建于汉以前。娲皇，成纪人也，故陇得而祀之焉，今庙存而祀废矣。”清代安维峻等纂修《甘肃新通志》卷六《輿地志·山川》在“秦州直隶厅”下载：“女娲洞，在州西南。按《帝系谱》：‘女娲风姓，与伏羲同母’。今州北四十里有娲皇庙，相传为女娲生处。”

与伏羲一样，女娲也系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很难断定其真实的人格是否存在。对于在甘肃天水地区历来流传的女娲生于成纪，以及与女娲有关遗迹的传说，我们亦不可当作信史对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神话传说中，女娲与伏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种传说讲，女娲与伏羲同姓、同母，女娲是伏羲之妹^②；另一种传说讲，女娲是伏羲之妇^③。综合上述两种有关女娲与伏羲关系的神话传说来看，女娲与伏羲是由兄妹结成夫妻。这可能正是远古母系氏族社会中血族通婚情形的反映，朦胧地映射着甘肃远古文化的影子。

①还有其他的不同说法，如宋代罗泌《路史·后纪》卷二说女娲“生于承匡”，其子罗苹在“承匡”下注云：“山名，在任城县（按即今山东济宁市）东南七十里。《寰宇记》云：‘女娲生处，今山下有女娲庙’。”

②如上述《甘肃新通志》所引《帝系谱》即云女娲与伏羲同姓、同母；《路史·后纪》卷二引《风俗通》云：“女娲，伏希（羲）之妹。”

③如山东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石中，有伏羲与女娲均人首蛇身，两尾相交，中间有一小儿的画面（详见容庚《武梁祠画像考释》）；唐代卢仝《与马异结交诗》中更明言：“女娲本是伏羲妇”。

三、夸父神话

夸父追日的神话反映了远古先民征服自然的伟大愿望，夸父遂成为人民理想中与自然斗争的英雄。后世许多地方流传着一些有关夸父追日遗迹的神话，甘肃也流传有此类神话。如《安定图经》载安定有振履堆。夸父曾在这里振履，落下的泥土便成了堆^①。《甘肃新通志》卷十三《舆地志·古迹》在“泾州直隶州”下载：“振履堆，在州境，故老相传夸父逐日，振履于此阜上。”古之安定、泾州即今之甘肃泾川县。

泾川县流传夸父振履堆的神话当是有其因由的。《山海经·海外北经》云：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

夸父因逐日口渴而喝黄河、渭河的水，黄河、渭河的水不够喝，又想到北方去喝大泽的水。所谓“大泽”，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正》以为即《史记》、《汉书》所说瀚海，大概即蒙古高原东北境的呼伦湖和贝尔湖。泾川地近黄河、渭河，可能后世人们又认为这里是夸父北饮大泽的途经之地，因而遂有振履堆的神话流传。夸父振履，以致落土成堆，在这种神话的高度夸张中，反映出甘肃古代人民对于夸父勇于与自然斗争的伟大精神的尊崇和敬仰之情。

由于时代久远缥缈、资料极度匮乏、文献记载疏略，许多远古神话所产生和反映的真实地理背景显得十分模糊迷离，今天已很难廓清其真实面貌。以上论述伏羲神话、女娲神话、夸父神话

^①转引自袁珂《神话选译百题》第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与甘肃的关系^①，更多地着眼于历史学的阐释，而与文学的关系显得疏远了点。不过，我们从以上论述中还是可以感受到：古代神话传说中不乏与远古甘肃文明有关涉的内容。

第二节 先秦诗歌中与陇东 陇西有关的诗篇

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几首诗涉及到先秦陇东、陇西。这有两种情况：一、有的诗篇歌咏的内容涉及到先秦陇东；二、有的诗篇产生于先秦陇西地区。这两种情况直接与甘肃相关，更值得注意。

一、《诗经》中歌咏陇东的篇章

《诗经》中有一些篇章歌咏的内容涉及到陇东，借此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先秦时期陇东地区的某些历史情况。

《大雅·公刘》是一首歌颂周先祖公刘率族人从北豳（今甘肃庆阳地区）迁徙至豳（今陕西彬县一带）^②，从而使周人势力

^①有的学者认为形天神话也与甘肃有关系，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容有下述四个方面：1）“形天”之名来自上古某些氏族在额上刻染上墨痕的风俗，形象如同受过黥刑。“形天”作为氏族名时，在古籍中又称为“开题”、“雕题”（此二名均与“形天”同义），是地处西北的氏族国家；2）《山海经》记载形天与帝争神所至之奇股国，地在西北，其名来源于形天被天帝砍断一腿的传说，奇股民是形天的后裔；3）《山海经》记载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此“常羊山”即今甘肃西和县境内的仇池山。氏人发祥于仇池山。应同形天葬首仇池山有关，氏人所祀祖先的白马神、马王爷都是在额正中有一只立目，这正是“形天”遗俗的反映；4）氏人聚居地“武都”之得名，与氏人奇股之俗、形天神话有密切关系。（详见赵子赞先生《形天葬首仇池山说》〔载《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赵建夫先生《形天神话考论与研究》〔载《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第5、6期合刊〕）

^②现代一般学者和文学史著作都认为《大雅·公刘》是叙述公刘由邠迁豳的事迹。如余冠英先生说：“《公刘》篇写周人由邠到豳的一次移民”（《诗经选·前言》第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7月版）；陈子展先生说：“《公刘》，叙述公

发展壮大的史诗。

据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周始祖后稷被封居于邠，后稷之子不窋为避夏末之乱而从邠北逃至“戎、狄之间”，不窋之子鞠一世、孙公刘在一段时期内都居于“戎、狄之间”。唐《括地志》载：“不窋故城在庆州弘化县南三里，即不窋在戎、狄所居之城也。”清赵本植纂《庆阳府志》载：“不窋，后稷之后，值夏德衰乱，窜居北豳，即今之庆阳也。子鞠陶、孙公刘俱历世为兹人。”据此可知，周先祖不窋、公刘所居之戎、狄之间，即古之北豳、今之庆阳地区。具体而言，不窋居于今庆阳县一带，公刘的活动范围则已南下扩大至于今宁县、正宁县一带^①。史籍中所谓公刘从戎、狄间迁豳，也就是从今庆阳地区（具体的出发地大概是今宁县、正宁县一带）南下迁徙至于今陕西彬县一带。《诗经·大雅·公刘》正是周人歌颂公刘由北豳迁豳业绩的诗篇。

这首诗共六章，叙写了公刘率族人由北豳迁豳之举的全过程。其中第一章叙写周人迁豳之前在北豳的准备活动：

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场迺疆，迺积迺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前二句是说公刘不敢安然无忧地居于戎、狄之间的北豳。接着四句是写公刘率领族人划分田界，整修土地，打下粮食，装入谷

刘去邠迁豳之诗。”（《诗经直解》（下）第90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几部流行的《中国文学史》和其它一些学术著作都取相同的说法。这种说法最早源于《诗经》毛传。但在古代就已有入驳斥过这种说法。如清姚际恒《诗经通论》论《公刘》第一章云：“《毛传》云：‘公刘居于邠而遭夏人乱，追逐公刘。公刘乃避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非也。不窋以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公刘为不窋之孙，乃自戎、狄处迁，非自邠迁也。大王为狄人所侵，迁岐山，公刘自不安于戎、狄之地而迁之，非追逐也，故曰‘匪居匪康’。”姚氏不同意《毛传》所谓公刘由邠迁豳之说，但对于公刘始迁处却不能详指，只能笼统地说“乃自戎、狄处迁”。

^①详参唐《元和郡县志·庆州》条，清《庆阳府志》、《宁州志》、《正宁县志》。

仓；又准备好干粮，装入大大小小的袋子中。这表明公刘率族人由北豳迁豳，提前进行了周密的准备，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重大行动。如果说北豳在不甯时还只是周人的避难之地，到公刘时就已成为周人一段时期内的根据地，正是在这块土地上，周人经过一番休养生息，终于作好了向更有利于部族生存发展的豳地迁徙的准备工作。最后四句是写周人团结一心，他们张弓搭箭，高扬着盾牌、长戈、板斧，斗志昂扬地踏上迁豳的征途。从这一章生动的描述中，我们仿佛可以想见公刘率领族人迁豳之前在北豳积极筹备的活动情形和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

《大雅·皇矣》叙写太王、王季、太伯和文王的功绩，全诗共八章，其中第五章叙写文王在陇东的开拓功业：

帝谓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歆羨，诞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此章歌颂了周文王伐密的功业。“密”，即密须，古国名，商时姞姓之国，故地在今甘肃灵台县西。“阮”，古国名，故地在今甘肃泾川县一带。“共”，阮国地名，故地在今泾川县北。“密”、“阮”与周一律，都是当时商朝在西方的属国，但密国却侵略阮国打到了共地，这使文王十分愤怒，因为此时的文王身为“西伯”，即西方的霸主，正积极致力于经营西方，以便扩大周的势力，当然不能容忍别人在自己的身边逞威，于是兴兵伐密。这一章本属周人自夸其功，但它却是古代最早直接反映有关陇东情况的文献，借此使我们了解到陇东早期历史上的一页：商朝末年周人的势力就已扩展到陇东泾水中游一带。